



买碟记

□孙善光

一件小事过去二十年了，因大女儿今年考取中国传媒大学戏曲文学博士，那件小事又鲜活地跳出来了。

2005年，想拿学位的我报名参加了山东大学新闻学学位英语辅导培训。在山大经过十天的紧张学习培训，培训结束临行前晚上，我独自一人到山大南路闲逛。在路边一个角落里，有一家音像资料店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十几平方米的店面内，陈列着许多光碟、录音录像带。戏曲类光碟和磁带，以京剧和吕剧居多，只有几套越剧和黄梅戏的碟带。当时我对戏曲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女驸马》是名剧，就挑选了一套，是韩再芬演唱的。

那套录音带共四盒，三十九元，我没有讲价，高兴地买了下来。大女儿是戏迷，当时她最喜欢黄梅戏和越剧。在女儿这个年龄，大部分人是不喜欢戏曲的，她却与众不同。记得女儿还上小学时，她就对戏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家中唱，有时还会在放学路上唱，以至于左右近邻隔墙偷听，事后美美地赞赏一番。女儿的唱曲也成了给家里赶紧准备碗筷的信号。她会唱许多戏曲，她的天赋不知因何而来，也不知她何时喜欢上戏曲。有一次我问

她，她说在上学途中，遇到唱戏曲的，她觉得好听，就喜欢上了。

买下录音带和光碟的当天晚上，我带着满满的喜悦，想象着把录音带带回家，女儿会怎样地高兴，开心地听着，然后甜甜地说声“谢谢老爸”。我把装在背包里的衣服拿出了几件，把录音带和光碟放进去。我给女儿打了个长途电话，只说我明天回家。也许是因为当晚我兴奋过度，不仅买到了女儿喜欢的戏曲带子，还熬完了英语的培训。如今放松下来，当夜我失眠了。

次日一大早，我提着三个手提袋，坐出租车奔赴长途车站。下车时，匆忙之中落下了一个手提袋。直到坐上了长途车，才猛然发现，可惜为时已晚。我没有司机的任何信息，无从联系。落下的那个手提袋装有全部的英语学习笔记和培训资料。

那四盒带子女儿喜欢得不得了，正赶上吃午饭，她喜滋滋地打开录音带，边吃边听，有时嘴里不自觉哼唱：“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看着女儿的满足劲和高兴劲，我心里既幸福又酸涩，女儿对磁带非常喜欢，多少让我心里稍稍宽慰。后来女儿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写出了不少质量较高的戏剧戏曲作品、剧评，其间有的论文发表在《文艺家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她先后获得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传媒大学“三好研究生”等称号，这也是我作为父亲的自豪。

人说“心灵有故乡”，这故乡莫不是

兴趣、爱好和亲情的融合？有多少人有多少热情，多少理想，不都最终埋进了风雨的泥泞里。冥冥之中，“心灵有故乡”应是女儿不断奋发的动力源泉吧。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中学)



草根歌手演唱会

□郑中天

重庆老城中兴路坎井街10号院子有两个门，大门开门的地方从两边院墙后退了两米多，凹进去的部分由窄到宽，像一个喇叭口，比外面的街道高出一步梯坎。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既晒不到太阳又淋不到雨，底层院子里的住户常坐在这里休闲纳凉摆龙门阵。1972年初秋，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三位草根歌手，在这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虽无乐器伴奏，但同样精彩绝伦，让人难忘。

当时，妹妹华莉刚从长寿县合兴场当知青回城，她的男朋友代德富赶来探望，正好碰到华莉高中女同学王达坤也来我家玩。代德富生来一副好嗓子，是当地出名的男高音。王达坤也是凯旋路中学高66级学生中首屈一指的民歌高手，她在万源农村落户时，曾作为独唱演员参加过县里的宣传队四处巡演，天籁般的嗓音，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代德富生在工人家庭，成分虽好，但家里兄妹多，生活清贫。他从小喜欢唱歌，小学毕业时，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但没啥文化的父母认为唱歌不务正

业，没准他去读，代德富由此成了业余歌手。初中毕业后，代德富考上昆明地质学校，但他不习惯，辞职回到重庆。

两个爱唱歌的年轻人歌声惊动了院子对面兰香园食品厂的工人祝吉泰祝胖娃，祝吉泰和代德富因唱歌而结缘，两人曾一起参加过演出。

妹妹见家中来了三位实力派歌手，眼睛陡然发光：“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三人来得好！等会在大门口牵个电灯，每人先唱一首歌，再演唱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为庆祝我回城，办个街头演唱会如何？”“要得！”

首先登台的是祝胖娃，只见他轻轻试唱几声，便找到感觉，演唱了拿手的《玉堂春》，祝胖娃反串的旦角，那声音比女人更女人，唱得有板有眼。

接下来出场的是代德富，他选了一首《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明眼人都知道，他把华莉比作李家大姐，把自己比作张家大哥，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华莉兴奋得难以言表。

王达坤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音色甜美，字正腔圆，表情到位，眼睛传神。

三位草根明星唱完歌，正戏即将登

场，表演的地方不能太小，祝胖娃示意观众后退几步，把喇叭口全部亮出来，三人才好在台阶上比画动作。《沙家浜》是样板戏，兰香园的高音喇叭三天两头地播放，词儿调儿早已深入人心，唱得好不好，观众都是评委。

三人在大门口闪亮登场，王达坤演阿庆嫂，祝胖娃演刁德一，代德富演胡传奎。那时电影《沙家浜》风靡一时，观众对这三个人的形象，早已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晚会上的三位演员，祝吉泰是大胖子，王达坤瘦得皮包骨，代德富虽然不胖不瘦，但和电影中的演员还是相距甚远。这滑稽的人物造型，一开始演唱就惹得观众笑声不断，演唱会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坎井街10号院子举办的这场草根歌手演唱会，代德富成功追到我妹妹，刚过新年他俩就结了婚，年底生了儿子，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没想到，妹妹突发奇想举办的一场简简单单的草根明星音乐会，不仅让她的爱情最终修成正果，也为坎井街10号院子的街坊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黄葛树下……

□叶苏槐

晨雾还没散，渝中区戴家巷的崖壁上已渗出绿意。那几株黄葛树的气根垂在新建的栈道旁，晨练的老人扶着栏杆歇脚，指尖能触到树干上凹凸的纹路——这是600年光阴刻下的印记，也是城市更新留下的温度。

去年刚加装的电梯在崖壁间缓缓运行，75岁的曾代林提着菜篮走出轿厢，脚下的青石板路还是旧时模样，只是不再泥泞湿滑。“以前爬坡要歇三回，现在两分钟就到集市。”她笑着指向栈道尽头，那里的“老虎灶”场景旁，几个年轻人正围着咖啡摊拍照，青砖灰瓦的老墙与网红店的霓虹招牌在晨光里相映成趣。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棚户区，如今靠着“微更新”留住了老城墙与吊脚楼，更让1000余户居民的生活亮堂起来。

顺着黄葛树的枝干望去，两江新区民心佳园夜市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小孙

夫妇的车轮饼摊前排起了长队，妻子揉面时手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丈夫则熟练地给客人递上刚出炉的红豆饼。“以前摆摊乱糟糟的，现在有了规范摊区，电通了，垃圾有人清，一个月能多挣好几千。”他们的摊位就在小区门口的黄葛树下，去年政府规范设置占道摊区后，这里从杂乱市场变成了有序市集。

午后的民主村，老厂房改造的文创空间里传来笑声。退休工人李师傅坐在黄葛树的树荫下，看着孙子在“完整社区”的游乐区玩耍。曾经管线杂乱的家属院，如今成了全龄友好的样板社区，保留的机床零件雕塑旁，新开的书店正举办亲子阅读活动。“以前盼着搬走，现在舍不得走。”李师傅的话里藏着老重庆人的情愫。

暮色渐浓时，南岸区南滨路的夜市亮起灯火。卖泰式春鸡爪的胡峰掀开保

温盖，黄葛树的影子投在他的后备厢摊位上，与霓虹灯带交织成暖光。轨道交通10号线的出站口，摊主们开始收摊，手工面包的香气混着黄葛叶的清香，成了晚归人最温暖的慰藉。

夜深了，江津区白沙镇的千年黄葛树仍在月光下挺立。它的枝干上系满了红绸，有情侣许下的盟约，也有百姓对生活的期盼。这棵古树，每年都在新生的枝叶里记录着变化：戴家巷的年产值突破了亿元，全市2.5万个集市摊位撑起了民生底盘，“渝悦·救助通”平台守护着困难群众的生活。

风过黄葛树，叶声沙沙。那些扎根崖壁的古树，那些穿梭市集的身影，那些加装电梯里的欢笑，共同织就了重庆的民生图景。原来城市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在黄葛荫里的烟火日常中。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盲匠谷方德(外一首)

□子磊

穿布马甲的谷方德骑在木马上
前手如弓，后手如箭
推剑是他掌心的“庖丁之刃”
腰下沉，膝微绷，身前倾
力量从脚跟向上，剑刀
贴着木板的纹理逆向而遇
进退间，剑花翻动
像一场无声的雪
落在他永远黑暗的瞳孔里

直到，野性的木条整合成
支撑弯曲生活的脊梁
直到，又一个落日落进无边的黑里
谷方德坐在堂屋上
大小的木块，是他堆砌的天井
而他四顾而立，成为
中间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光

娅媿

后山的风
吹不动那堆石头
野草只长了一年
便掩住了思念的缺口
九岁的娅媿跪下来
把纸钱，放进火里——
爸爸，那是再没有危险的路

她喊，爸爸
声音比纸灰还轻
风一吹，就散
散到山外去
散到放学路上
散到空空的校门口

她抱住自己
像抱一堆干瘦的柴禾
抱不住
就抱那堆石头
石头不语
只长出更多的野草

火熄了
光，从坟头落下
娅媿把眼泪留在眼里
让它们长成海
长成没有岸的汪洋
注：娅媿八个月时母亲去世，去年父亲又被车撞死，现在家里只有一个患骨膜炎的婆婆、一个87岁失聪的祖祖。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秋怨

□吴吉财

问秋风
为何裹着数不清的怨
九月的冷，已压弯向南的枝
每天清晨
都把杜鹃的啼鸣听断
那声音里的苦
像绕在指尖的线，拆不开
到了傍晚
又去寻映山红
可秋天早把春天的花藏了
站在风里
手是空的，心也是空的
只有冷，还在往骨缝里钻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